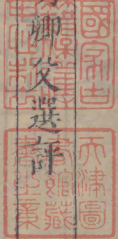




07209

古吳陳仁錫明



檄文類

為表紹檄豫州文

魏陳琳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陳琳

檄蜀文

魏鍾士會

討桓玄檄文

宋劉裕

代徐敬業檄天下文

唐駱賓王

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唐李商隱

露布類

四續奇賞

卷一六

李晟收西京露布

唐于公異

移文類

為侯景叛移梁朝文

齊魏收

申狀類

薦州縣官申省狀

宋黃震

權長洲縣申平江府狀

宋黃震

公移類

曉諭貧富升降榜

宋黃震

再諭上戶榜

宋黃震

爲表紹徽豫州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敬

二

麗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闕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奸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樊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

元殘賢善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
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慕
府惟疆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援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
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于克土之民而有大道于
操心後會警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
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
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甲侮

四續奇賞

卷十六

魏

三親

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
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
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
貞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
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
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
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
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
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
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

作成作福

模金校尉所過舉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
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慄荷科方
互設置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爲甚幕府方誥外姦未及
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
伐鼓征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
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
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

四續奇賞

卷十六

跋

四

異

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
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
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
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井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擣其後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爍
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
冀或故營部曲感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
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

夷人爲讎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
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
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
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榻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
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郅曲精兵七百
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
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
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
與疆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名哲
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徵

五

魏

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
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
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
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
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處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及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警猶擊郗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
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于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檄 六一 鹿

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樓越會稽可謂疆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于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疆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滂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吕布跨

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桓特起鷓視
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鈇首腰笏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
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
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鈇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
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
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逆脫
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
並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旅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

四續奇賞

卷二六

魏

七

魏

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
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
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
巴郡以奉王職鈺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四海兵不
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
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
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
百姓安堵四民友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

擊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剪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涅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兵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歲

八

魏

志

梟夷。至于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繆尚。開成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兒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文。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

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茂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燁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夫。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檄

九

魏

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

器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
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矚羅賢聖之德也
鷓鴣之鳥巢于葦若若折于破下愚之感也今江東
之地無異葦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
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
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
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
虎絕其踏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
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闔大
言如詔律令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檄

十

魏

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未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
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
言如詔律令

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于秦公孫述授首于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于無形智者規福于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于漢豈宴樂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王離賊還爲戎首咨因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如上寵况巴蜀賢智見機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微

十二

觀

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源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廻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父如松下
風可誦也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
晉屢邁，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于豺狼，忠
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
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
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泥犢。
有漢之遭莽卓，方之于茲，未足為喻。自玄篡之于今，
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于
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杆軸之悲。標
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

四續奇賞

卷六

檄

十三

宋

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
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授獎忠烈，潛構崎
嶇，過于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
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
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鎮威將軍檀憑之等，
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
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
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
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
軍庾曠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遙

起即日斬僞徐州刺史安成王修青州刺史弘義衆
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人無以緝裕辭不
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
馘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
寵而並俛眉獨整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吊乎今
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頽
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四續奇賞 卷十一

敬

十四

宋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以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亦有未上
處還異率

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

駱賓王

為臨朝豺豕行武氏者人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魯以更衣入侍洎乎晚歲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暈翟陷吾君於聚塵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殺君醜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

四續奇賞

卷二六

檄

十五

唐

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巨復之功何遠邊聲動而北風起劔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轉

河好

能不見之

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共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復是誰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聞



口續奇賞 卷十六

十六 喜

天下... 共指山河... 移檄州郡... 咸使知聞

爲濮陽公檄劉積文

李商隱

讀其文可
歌可泮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
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
若輕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
誰與爲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
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于再三者誠
以其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爲藩后昔云與國
今別親隣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飲具纔畢蓑衣莫
陳乃瞻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
轍之忠將覆樂書之族此僕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檄

十七

唐

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
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
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
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
爲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公以早副軍
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
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十五餘年于我唐爲忠
臣于劉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加壯室之
年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
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師上黨

正賞

爲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故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備。昨者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祕喪。則于孝子未聞。拒詔。則于忠臣已失。失忠于國家。孝于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巢幕云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辭舌。矧于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于魏氏。冀侯欲以遂。巡希恩。願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塞其華而尋其實。願爲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于其先也。親則父子。于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十八唐

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于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于義爽。拒詔則于事乖。此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于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施之于足下。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于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牆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止高。則羝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關德薄則

賢者不爲謀故吳淠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裁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皆蕙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簡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爲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未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止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

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

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下大未侔

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于不義僕固恐夙沙

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

足下當時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強

倉儲且足諱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速

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國困田悅

于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路人夫死不敢哭子

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

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

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
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因一卒之手驅轡北闕
棄屍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膺少者扼腕謂朝廷
不即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
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師去就非因傳
聞鳩枝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此行
之險固不爲渤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
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壞家聲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
對按忘食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數

二十一 唐

所以然也况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
幹之林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輕于遠近頗有是非雖
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橫
義者屢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
宜其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
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君之有謀爲人姪
則致叔父于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
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
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

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爲

賊將拒我官軍納質于匪人效用于戎首久乃來復
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不能悉數厥徒實繁
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
舉宗効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
而致足下于不測沮足下於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
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旆以歸洛師秉象
笏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隣道所
資使作他人之福倘尚淹歸款未整來軒戎臣鼓勇
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
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援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

四續奇賞

卷十六

魏

二十一

唐

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鵬之
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拗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
焚城將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
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于此境糗糧反聚于他人恃
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
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于何所則
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
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颰易扇此際
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
之期旣絕投戎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

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
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
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賓寮思反道敗德
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塗勿餒劉
氏之魂勿汙路人之俗封帛增款含毫益酸延望還
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
度使王茂元頓首

四續奇賞

卷十六

檄

二十一唐



神策軍京畿渭北商華鄜坊丹延等州兵馬副元帥
李晟於苑牆內神麋倉東南連白苑破逆賊朱泚兵
馬收復上都露布事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司
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殘
滅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以春秋序行則通
天和而毋元氣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
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
五兵或張九伐蓋欲儀別堯戾又安生靈補雍熙之
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焉伏惟皇帝

四續奇賞

卷十六

露布

二十三唐

陛下溥博法于乾坤貞明粹于日月陶埏六籍表正
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
承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
性頃者邊鄙或聳于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
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
身凶德假翮兵徒熒惑我生入僭賊我神器聚為起
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孽于躔次先皇帝
懷柔河朔敦佑下人錄其率化之類加以登朝之禮
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風名罟燻灼加關葺之輩謂革
桀拓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策瘕狗吠秦

牢之主垣屬鑿輿順動郊畿駐蹕而此乃嘯兇命颯
阻兵安忍長戟指闕流矢射天穿高鏞以鼠牙毒王
師以蠶尾罪浮拜泥惡貫杲鏡是以萬方糾怒九服
嚚騰思齒劔者投袂而興爭傳刃者不期而會屬賊
臣聞釁陰貸凶謀中緩雷霆之誅遂延頃刻之命臣
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罰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
禡牙宜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更總領
師徒直趨都邑畧灞澹而揚旆瞰囿游而下營土濠
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元兇卧鼓偃旗猶輕
小利賊初陵犯畧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
四續奇賞 卷十六 靈布 二四唐

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遂至二十七日會諸
將于中權占勝風于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勵先庚而
軍令凝嚴各懷報主之誠盡淬復讐之刃臣知其可
用遂此疾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
使駱元克神策行營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
孤本軍副使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吳詵都虞候兼
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
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
右廂兵馬使郭審全又權又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
都虞候彭元俊等受命于牙旗之下分麾于轅門之

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
抵丘陵而侵淫布護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于光
泰門外悉銳于神廳倉東繚垣全以成塵滋水涸而
爲地左廣未歸于舊壘前偏已交于賊鋒若降于天
若出于地賊師姚令言張芝等志懷剽狡心尚憑陵
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則有餘勢如飈馳
衆若蜂集橫列堅陣勢連高岡猶張躡躑之鱗更舉
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必知牙官兼
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誓約又令軍行
指麾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

四續奇賞

卷十六 露布

二五 唐

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行而雲合霜刃吐
光而揮霍鼙鼓騰聲而隱轆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
其蹈籍遂至于上蘭取彼鯨鯢直通乎中禁段誠諫
賊之心脅旣就生擒涇原將賊之羽毛終制死命顧
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于秦莽之間震懾于旌
麾之下臣以其今染汙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
敷皇化而咸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烏
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矜及申拒而
復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鬪而電奔
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熾馬逸不止人怒

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與屍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
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
錡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御史大夫孟曰
華馬將軍田子奇霍去傲郝覲等華州節度使左廂
先軍兵馬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泚神策行營
商州節度兵馬使賈值金右廂左都虞候張望都等
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若決河雖其盜武庫之五
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才欲乘陵曾無鐔刃之
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中董泰中書侍郎
平將事蔣鎮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晃兵馬使李倩
敬釭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
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等追躡計即梟夷臣竊以此
賊包藏逆謀叅會凶德褻沴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
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
有敦玄自當超軼子暴其父陰侵于陽自古未有如
泚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于巨唐中興之期
先啓于陛下然則王師奮伐勢無駐于建甌醜類搶
攘功有輕于折箠猶慙密網尚反隻輪誠當盡敵之
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齊快憶兆之歡
心復宗社之深耻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

禁祗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盡爲宸極之所垂
祐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
然豈免于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
眷慮潛施制兵要于事先規雄武于殼內再造可封
之俗因彙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
之代冥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師乏吉甫
之文武缺卻縠之詩書此皆諸衆叶心羣帥宣力非
臣庸瑣敢自矜大臣不勝慶快之極謹差監軍使王
敬親牙觀御史大夫符郡王邵張少引謹奉露布以
聞

魏收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
足圓首含氣呈形咸抱之于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
魏應銜甲之秘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爲宅四海爲
家十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唯夫三
江五湖九蠻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瞻星昧環拱
之方託水迷朝宗之義積蠅爲衆長蛇稱長石田無
菽粟之用衆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三僞棄而不
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
所遺理存惡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二十八

齊

武兼勤偃伯歸戰有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竟心遂
冠蓋括途象胥提告推誠蹶然類識王道授衣禮節
拜首歸仁舞戚所以爲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夙沙
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款未勞征伐而庸夫爲善希
能令終在人克念更知徒語聞利無匹夫之信好雲
有助鬼之心白頭爲賊曾莫自揆嘉文浮功其干苟
得罔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豎徵蔑民
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趁
走叨忝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譎笑唯利是視義兵同
舉祥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

爲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木可
也大澤深山龍蛇並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穢任以
將李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驟指蹤投繯
駑兔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慮置之不爭之地虛
出韓鄭之間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徃年
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逋亡劫奪行道侵掠
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典驄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
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圖逆節根本塞源以委
身賊虜逼脅居民翻蕩城池義手曲躬千里唯諾賤
賊相依忻同鱗水寵以大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二十九 齊

深骨肉安危契濶約以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齏
粉之福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劇仇讐反
覆剽獲莫非此類至于老母暮倚少弟升岡妻望行
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可爲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
棄之如塵垢任其斲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放麀食
子有以可親觀賊窮否耻其並主獸心人面華裔同
讐歸家懼執法之刑赴賊反噬臍之擧首領無地進
退數窮遂卑邪說自託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雀而
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豎獲毒之人圖浮芥之
小利忘丘山之大禍乃崇飾土偶被以玄黃馳馬高

蓋載勳爲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于姓率我叛
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役之衆蟻攢蚋集侵竊遺鄙恤
患分災本不要于違僻違衆悖禮蓋神明之誅皇帝
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佩百王掌握中道
崇基增構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外禔福戎革俱庇
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顧指則風雲忽
至廻眸而山岳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猶以
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復
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騃爲功于一時示武于千載且
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批熊舉輪之士翹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

齊

閑杠馬之卒被組橫矛執戈挺劍龍駒並躍驥子千
羣沸聒天壤蒸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
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荆楊
烏合一朝崩解塞州蒲野敲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
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釁鼓楚兵
吳甲積若山丘青鵲赤烏噎流斲岸千金之貴爲我
資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
噬臍悔之靡及皆俟景叛炭虛相陷誘指成提挈之
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
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三秋拘網立匏朝不謀夕

豈能挫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鬼信納虛詭使蕭明貴孫而縛于徐泗景爲凶藪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夷固若此也兩端自見固熊未除今知東南滌蕩睢潼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憂在滅亡事番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殄江泝屠酷禍源孽迹景變爲之上懼金陵君長致請設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法父兄之冤愚小猜驚將與異計乘專任之機籍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僭楚扇合無賴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

四續奇賞

卷十六

移文

三十一

齊

激矢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峙淮肥覬覦叛換老疾姦回不虛然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于烈火罄酒漿于漏卮非乘景虛聲委其變用夫良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常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捐親背德于我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脫于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之誠更啓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爲迷者遂去若抽薪止沸剪草除根壺首囊頭义手械足返國姦于司敗歸侵

地于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業無禮苟違
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驛合
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歸非之辨
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
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顛而不獲亡宗滅廟望
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于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
人懷景棟悖狗子攬亂四國庸可紓難棄若孤鷓何
足戀戀于亂臣勤勤于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
電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熱量可否幸
思大雅無貽後悔

四續奇賞 卷二

後文

三二齊

人對景越轉轉午歎臨四國亂臣悖難棄若孤鷓何
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于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
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顛而不獲亡宗滅廟望
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于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
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
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顛而不獲亡宗滅廟望
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于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
人懷景棟悖狗子攬亂四國庸可紓難棄若孤鷓何
足戀戀于亂臣勤勤于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
電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熱量可否幸
思大雅無貽後悔

一篇舉劾

某項叨誤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實人木之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進用亦無不自長吏而獲轉聞某自領事以來早夜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其間固亦有科甲前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倅諸郡果有政績雖知僭越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余東之清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與仁之端重明練呂圻之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脩

四籍奇賞

卷十六

三十三末

嚴正有守建昌軍涂演之勤敏多惠皆貳郡而有其實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申之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昌之醇茂有文建昌軍周三異之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有其實者也判官如瑞州丘富國之詳明正直臨江軍陳琥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應元之端方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也錄參如瑞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譽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辨事

臨江軍張白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堅之公廉有守皆爲郡僚而有其實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周邑也。黃吳老爲之。踰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聞孫爲之。踰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興國荒邑也。窮鄉頑拒不受政役。何時爲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立之師以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氓搶掠謂之出甲。田子鎮爲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爲先。後民知務本。南豐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十四

頑民嘗殘燬之邑也。楊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久。一方惴服。如楊肴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詵宰上高。廉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疆禦。黃桂宰南康。才略優裕。張鉉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平安靖。胡岩如宰進賢。正直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整齊。黃公立之宰雩都。詳明振職。洪沔之宰安遠。詳重得體。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賢有吳君召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樂安有黃申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端實有才。主簿則危順吉。在豐城。以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

趙崇諤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煥在宜黃以廉謹稱
趙時夫在南城以廉靖歷練稱縣尉則王
以才幹稱趙必圻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
都以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
口以才廉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高安
以才譎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婁南良在萬載莫
雷顯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凡皆誓仕有立亦不
容於不薦某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生鄙見謂
天下事非得人才不可入才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
偶因兼權常平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
申聞如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四續奇賞

卷

三五

宋

權長洲縣申平江府乞添放水傷狀

照對某恭準使命本爲勸分旣兼攝邑之名併負推
科之累一已之勞苦固非所憚百姓之疾苦何忍不
言然此財計所關頗於大府有礙躊躇屢日冒昧一
鳴惟仁慈痛察今歲本縣被水苗田先蒙朝廷全放
計苗一萬二千七百餘碩續準蠲放一分計苗一千
二百七十餘碩則是其間一萬一千餘碩之米已放
而復催人戶素恃朝廷仁厚不信有此前後抵牾之
事見經轉運司以上官司處處陳乞以俟恩命之復
還雖朝省指揮區處至再決無又改之理而人心癡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七

宋

望更不肯將顆粒就縣道送納非不催逼惟有喧訴
使縣道官吏更無顏以對無辭以答此事若以民情
言之被水去處委多全沒某屢行河港實所親見無
苗而使納苗不惟事理不順亦使何所從出况檢澇
之官重疊旁午自秋入冬田里騷然亦庶幾澇傷上
聞今日之擾我者他日必有以大濟我也今乃反使
顆粒無收之地白輸價直陪貴之苗前此檢放徒成
虛擾揆之人情真有難强者若以官司事體言之則
倉庫皆空用度方闕常年全收猶且支遣不敷今更
放多則郡計豈不愈見狼狽兼之軍食民食兩事適

之歸漢人有言士修於家壞於天子之庭今世之士未及脩於家而陛下之法先已壞之矣此亦士習根本之所繫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殊陛下皆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俗旣壞天下事豈不愈趨於壞而甚可慮也哉臣所以告陛下毋以目前一時爲安而深以天下萬世爲慮其所當慮而行之者雖不止此大要恐亦不出於此陛下於此行之舉力使民之窮者立蘇兵之弱者立強財之匱者立裕士大夫亦一變而復其本然之天以爲陛下懇懇切切相與維持則天時之已順者斯可望其常順人心之粗定者斯可保其愈定三邊之無大警者斯可捍禦使不至於有警蓋其所可慮者知所慮則於所可安者斯真可安爾狂慮輒發罪當萬坐惟陛下矜察其至意明詔二三大臣提其可行者亟慮而圖之臣雖獲罪萬萬無悔取進止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爲第一事對越一念
凜凜慄慄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
已作劄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
沿途探問乃聞閑糶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
爲心甚至聞金谿管下嘗有饑民羣擾富室此固小
民之罪獨非富室閉糶之罪乎本職聞閑糶者籍搶
掠者斬此辛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庵之所稱述兩
下平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當職安得尚從
姑息而已乎今來姑以富室之閉糶饑民之搔擾皆

四續奇賞

卷十六

三十九

宋

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
開諭併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敷數不抑價不置場並不留片
紙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爲官
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乘此價踴頓數急
糶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爲百姓
立而請命於富室富室不聽即以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強顏獨飽於饑民之上

妥富是救
荒一節亦
五善處

惟富室思之

小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此而禍敗，此升降也。貧者或饑過而溫厚，或官刑而滅亡，此升降也。天道循環，自咎皆然。但人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之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貧富易位，升降曉然，是可以觀天矣。是當思所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請推廣其記，遍諭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然動心者。須至曉諭。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曲體富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食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有愧色也。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徇其踴價。繼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恩。富室而反爲此。虐憚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外欺其民。愧蓋愧也。興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四十二米

雪此愧也。必欲雪之。小民固不能太守亦不能。而能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權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猜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爲。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此粟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此粟者。猶恐漸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蚕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編育於天下。而五穀生。五穀爲民設也。民生饑死。美爾五穀。尚忍爲我

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蠶。奪。之。乳。而。不。以。哺。兒。其。有。媿。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雞。犬。相。聞。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詡。詡。笑。語。一。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媿。於。人。何。如。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又。何。富。之。可。安。自。我。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世。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岌。岌。賴。我。先。皇。帝。及。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宅。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四十三

宋

此。宅。田。此。田。日。積。月。累。以。有。此。富。是。我。性。命。朝。廷。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保。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予。奪。皆。在。朝。廷。雖。貸。我。粟。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厚。以。待。我。而。我。猶。忍。於。自。私。其。有。媿。於。朝。廷。又。何。如。也。媿。於。天。媿。於。人。媿。於。朝。廷。富。室。而。興。言。及。此。恐。亦。涕。泗。交。橫。如。太。守。之。愧。發。於。中。心。而。不。能。自。已。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爲。太。守。雪。此。愧。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媿。者。立。變。而。爲。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糶。而。我。自。勸。分。也。富。

室。而。果。有。能。此。者。糶。二。千。石。以。上。太。守。自。旌。賞。糶。一。

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權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終

四續奇賞

卷十六

四向陳



錄... 卷十六... 四向陳... 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議賞如前說也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符命類

劇秦美新

漢揚雄

王命叙

漢傅幹

典引

漢班固

連珠

晉陸機

上梁文類

英宗殿上梁文

宋王安石

東宮正殿上梁文

元盧摯

四續奇賞卷十七

廣寒殿上梁文

元徐世隆

太廟上梁文

元王磐

上梁尚書省上梁文

元閻復

連珠

晉陸機

典引

漢班固

王命叙

漢傅幹

劇秦美新

漢揚雄

符命類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諸史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登庸
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
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
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臣嘗有顛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
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二

禮

亦復
議云

恐死買不
啓作

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

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

之時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

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

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

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

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

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

馳騫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刊語燒書弛禮崩

樂塗民且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
篇籍自勒功業政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
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
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茸露嘉醴景耀浸潭
之瑞潛大弗經實臣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液海水
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
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
覽古在咎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
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三

漢

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
克項出東畜帝天下搥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
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
而未張道極數禪闕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
資后土嶺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津渤沕滴川流海
蒼雲動風俄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
晝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
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
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
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地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
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
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勿作穆穆明
且也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
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
集乎文雅之困翔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
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
發炳煥照耀靡不宜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四

漢

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
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
祀歲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
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
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
風廣彼摛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鸞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積郁郁
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
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
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

哉。... 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要
荒澤沐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
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
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
之神咸設壇塲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
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
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
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
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荷天
衢提地隆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五
記漢

豈迂已非
敗于人生
之前口無
其欬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郗萌
等召詰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
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
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
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滂行無節但
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六

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
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
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
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
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
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
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
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懣
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
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一人八

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奠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土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象闡而恒文乖彛倫斲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四續奇賞

卷十七

典列二

七一漢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粲爛真聖明之式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牧奮馮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土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願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

崇之不恪至于參五孽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螭
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
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翁純皦繹以崇嚴祖
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者烏弈乎千載豈
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
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溯其源乃先孕
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
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
區懸亡回而不泯微胡璫而不順故夫顯定三才昭
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

四續奇賞

卷一七

典引三

八一漢

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浮元內霑豪華性
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禮興元乃始虔鞏勞謙兢
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致虜遷正黜色賓監
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
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
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
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
浹燔瘞懸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
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圍擾縉文皓質於郊升黃輝

采鱗於沼其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
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寤祥極瑞者朝夕坰
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管周姬有素雉
朱鳥玄秬黃鬻之事耳君臣勳色左右相趨濟濟翼
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貪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
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顛辭也若
然受之亦宜勸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
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古夫圖書亮音夫哲也孔繇先
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
以創制因定以和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

四續齊賞

卷十七

九

庚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懽
勅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
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
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
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餘覈仁義之林藪以
望元符之臻焉旣惑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
慮矣將絳萬鬪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
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疇能亘之哉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卷之五

管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敘于詩書天之
歷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
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
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
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
項光有萬國世祖攘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
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
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
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爲神明所保佑永世所尊

四續奇賞

卷十七

符命

十一

漢

不須說

將來又不考之於旣往矣自開闢以來姦雄妄動不
識天命勇如蚩尤彊如其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橫
裂爲天下戒又况淺智小才勇不足畏彊不足憚未
有成資而敢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
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太山之高魚鼈之類不
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當王莽之末
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作羸羸問行進

且策謀遂荷肯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蘇奉。蒯通之業。周旋鬻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身見命。祚之兆。其禍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趨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

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搢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于東。芹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隕嘉禾滋于邑。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諱。疆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覺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

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思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
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
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信

十二



其氣無礙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其氣無礙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萬壽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

四續奇賞

卷十七

連珠

十三

俊又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躬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

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煇天下歸仁
非惑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
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
克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是以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
陵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日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
柳莊黜殛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四續奇賞

卷十七

連珠

十四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
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
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
三晉之疆屈于齊堂之狙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
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陽谷之晷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警吏清耳而無伶倫之察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四續奇賞

卷十七

連珠

十五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說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曰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雀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煥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

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敵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稜違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既優聽若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四續奇賞 卷十七 通雅 一六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勵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眚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珽珽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

漢書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于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臣聞目無聲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爭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滄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屣，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

商颺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適。故火

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節笛踈而吐音臣聞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劔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臣聞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順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四續奇賞

卷十七

連珠六

十八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畧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順者時累不能淫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
嗣開宏築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
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三儀文擣雲漢之
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
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徃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
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
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
萬世之功見堯於羨未改三年之政乃眷重修之吉
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彛述追先志孝嚴列時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二十一

宋

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述官師
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
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
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
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賁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
車書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十年遠過於成周拓土
更逾於疆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
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
蕃豈惟狹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

長皇太子道昇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

之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
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
絕吠犬以堪驚王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
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輪之
絕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榱桷杞梓之材召
丹腹巧漫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帶棘以蜿
蜒瓦疊鴛鴦而迤邐而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
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
巍峩足以明宋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兒郎
偉今茲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

四續音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三十一

宋

而滿地堆餅餌以如山卮酒盈肩盈樽滿案極量而
飲應不美於單醪實腹而食固如填於巨壑旣醉以
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

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首

簪徧高低

拋梁南踏鯨浪泊聖恩重大具明珠盈帑藏崔嵬銅

柱日以庀術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謔

兒郎偉拋酒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

鬼如萬國轉春風

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執
大宛金馬不須齎人心所以敵儲闈而戴宸極恭惟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燐聞嶺徽
萬艘輪盡引江潭馬爰用正朝固其逸豫之期率昔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
休誇竇憲燕然勒長風一洗而餘孽消滅跡之無靈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
金輿玉笋年年往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二十二 朱

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
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鎖祝之無疆

萬觀神盡代玉斝路不遠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葡首

泉復朝此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燐聞嶺徽

大我金馬不須齎聖恩覃大具明珠盈帑藏崔鬼銀

只須朝此梁西瀚海兵銷太白王母王環方自執

眼映萬國轉春風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居
蓋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敞儲闈而貳宸極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曠
古之隆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率皆
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聳四方
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丕構敬惟皇太子殿下溫文日
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辨南陽之牘然
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範不有衛率環列
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獻圖冬官督役願儻

四續奇賞

卷一七

上梁文

五三 元

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榷榘豫章之材整般輪
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隆施繡栢華棖拱星辰於
閭闔飛橋複道接雲氣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
敢申善頌以相歡誼

禮部
元作手

拋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浮
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巍哉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威
信徹羌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鈿槩小才蕭統輩癡兒官
事竟何堪

拋梁非勿謂天高人巨測居卿半夜望前星輝耀晶
瑩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却明兩金相玉裕德無疵主鬯承
祚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厦橫經問道重師儒卻笑瀛
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鶴禁誕荷鴻休得保傳若
二疎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監國
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四續青賞

卷十七

上誥文

三四元

析木星躔臨七馬雄彊之地瓊花仙島營帝王遊豫
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臺南峙玉泉
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濤盡魚鹽之國
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中是宜均貢賦于
四方定龜鬯於億載况朝覲必有接見之所凡宮室
本非逸樂而爲恭惟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
明俊德以親九族修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
之英姿舉累朝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
念人疲飛輓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三十五元

逮至于戈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
風鄙蕭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秦
之心卽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敬消穀旦爰舉
栢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金

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千羽兩階苗自格筐包不
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降王侍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千
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為吾
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迴鑾秋郊恐
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長
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金枝
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林永作
藩維之守國無橈棟民悉奠居延及魚鳥之微生亦

四續奇賞

卷一七

上梁文

三十一元

遂池臺之同樂

...

...

...

...

...

...

...

...

...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之
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祖之
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正之宮典冊相傳古今一制
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而豐腴於粢
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事太常之禮樂
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敬擇吉地爰立太
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秘文梓半出於江南巨栢
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

舉修梁輒伸善頌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上梁文

三七元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兼日本共來助
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滿背香犀藥
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天
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土漲天潢舞于未
久苗來格

拋梁上繚叢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兩

生何太彊

抱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初
觀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于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除
產靈芝於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會同
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丹積奇賞

卷十一

上卷

二天

元



東漢文之玉帛谷爰變後室同作太平人
至靈芝於廟柱烝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覲會同
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丹積奇賞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鳥革翬飛肇啓文昌之
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夏之具瞻麟鳳來游燕雀
相賀欽惟聖朝罄天張宇亘地開封混六合以爲家
攬羣英而入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
曰尚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
惟政事之有堂實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水右
瞻鰲寇之峯聽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他所三
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生之福允
四續奇賞 卷十一 上梁文 二十九 元

協龜策共舉虹梁博採歡誼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今年春澤好安排歌
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溫風清澍雨甘萬頃黃雲登夏麥千村白
雪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九曲河清蛟蜃遠萬年枝
穩鳳簪樓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草芳騏驎附龍鱗沙遙鶴
鶴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更

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鑿陶萬類入洪鈞、廕庇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年共祝天皇之聖壽

四續奇賞

卷十七

上卷末

三二

元



八木平共斷天皇之聖壽

世禪臨謝林劉安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

八千歲共祝天皇之聖壽

兼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卽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材萬八千年共祝天皇之聖壽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十八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序類

書序

穀梁傳序

漢范 甯

家語序

漢王子雍

孟子題辭

漢趙 岐

叙傳

漢班 固

後漢書注補序

漢劉 昭

文思博要序

唐高士廉

四續奇賞 卷一八

元和辨謫畧序

唐唐 次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唐柳宗元

注孫子序

唐杜 牧

內制集序

宋歐陽修

外制集序

宋歐陽修

譜例序

宋蘇 洵

離騷新序

宋晁補之

離騷新序上

宋晁補之

離騷新序下

宋晁補之

變離騷序

宋晁補之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燹倫攸斃敘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耀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虺厲又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象屨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况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

四續音賞

卷一八序

二一說

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子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極頌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喻華秦之贈片言

之恥辱過朝士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貧必屈故附執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滅否不同褒貶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

是

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弃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典以來稟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

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典出於好惡盛衰繼
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
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
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
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升
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此番回軫頓駕于吳乃帥門
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
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巖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
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
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

畧名例敷陳疑滯博爾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
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
與二三學生及諸子弟各託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
緣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浪沒天實喪予何痛如
之吟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
解

其體流寓其式亦或與穀梁傳同其式亦或與公羊傳
多異也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
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
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
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
辯疏判。浚歸實白。夫子本肯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
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
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旣沒而微
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
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

四續奇賞

卷十八序

五

漢

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
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
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
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
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祓
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
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
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
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
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

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
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
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
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
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四續奇賞卷十八序

六漢



洪來哉毛不何不識
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七

漢

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闕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憑紇。紅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

卷八

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凡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撥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

四續音賞

卷一八

八

漢

著見

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曾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毀予不遇哉肯意合同若此者眾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

紀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
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
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
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
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
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擴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
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
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
際嬰戚于天邁屯離蹇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九

漢

有餘年心勦形瘳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
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
論稽古尅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
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
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
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
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
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審
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
改而正諸不亦難乎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奔於菴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墜於樓頰，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爲字者，一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太司農奏課連最入

四續奇賞

卷十八序

十一

漢

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費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爲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說詩之聞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抗慨，數求使匈奴，河間舉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

先愛會目
後追補

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
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
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
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
共陳伯宜頗攝錄盜賊其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
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
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
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
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為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十一 漢

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
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使侍供養東
宮進侍者李平為使侍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
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
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
同輿執轡入侍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
引滿陳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
踞姬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因顧侍
畫而問伯紉為無道至於是虛伯對曰書云迺用婦
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

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
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
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
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蓋
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
將軍王音開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
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
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虜上謝曰請合奉詔是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十一

漢

時許商爲少府師

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

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帥並侍中皆秩中二

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

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

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旂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

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

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

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

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旂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

當世稱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
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允請問近臣稱獨不敢答哀
帝即位出稱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
稱兄弟同列友善凡事於而弟畜稱於之卒也脩總
麻賻賜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
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稱無所上琅邪太
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
郡諷吏民而劾闔空造不祥稱絕嘉應嫉害聖政皆
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
賢家我所哀也闔獨下獄誅稱懼上書陳恩謝罪願

四續奇賞

卷十八序

十三漢

歸相印入補廷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
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羅筮劫哉帝性寬進入直言是
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
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
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
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
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
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
李亦無聞云稱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
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交黨楊子

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恆生
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身保真
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
者也魚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棲遲於一丘則
天下不易其樂不絳聖人之罔不輿驕君之餌蕩然
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
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
摯旣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
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
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

四續奇賞

卷十八序

十四

漢

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
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
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
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廼定其
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
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橫
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

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酈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拑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酈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躑終不寤廼避堅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十五 廣

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

考記表志傳凡一百篇

田續子賞

卷一入序



八

臣昭曰晉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與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實肇刑石之遐貫誠有志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紀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已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駟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繼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十七

漢

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籍據前脩以濟一家者也王者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畧備可得而知矣旣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庸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猶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規向非更搜求加文藝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

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擘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瞻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入志頗瘳。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擘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一八

漢

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層臺雲構。所缺過乎。棟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壚。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縱緝。理慙鈎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植。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王。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制。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流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遠。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曆算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邀傍遇。

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
漏諒不足譏

四續奇賞 卷一八

十九



四續奇賞

對仗中時
有微高唐
文飾事亦
此河也

天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又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瑾戶牖而靚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封起，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篲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祚，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二十 序

誠王風於九合，闢閭焉。闢儒門於百代，既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册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睨。咸洛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入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汲冢，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御群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恰闢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璽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

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伐而下清。

天步橫崑海而組地維饒弓矢於靈臺執質者萬國
張禮樂於大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提福置
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管揚班與潘
江霧集縉紳先生聚靈簡於內輜軒使者採遺篆於
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踰於丘山外史所未錄既盈
太帝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秘室之所比夫軒皇宛
委穆潛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秘閣何異乎牛宮
之水爭浮天於谷王曦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
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賸紆樓船於
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為蓋於翰林奉三珠之寶以編

刊讀奇賞

卷十八

二十一

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目非
摠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
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鑒登巨川
之濫觴梁之遍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茲多論次逾
廣類苑耕錄齊王帙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鏡而繼
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
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尉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
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玄覽垂權衡以正其
失定準繩以矯其違頓天網於蓬萊綱目自舉馳雲
車於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

馳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彥特進鄭國公魏徵中
書令駙馬都尉德安郡公楊師道兼中書侍郎江陵
縣子各文本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顏相時中
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給事中許敬宗朝散大
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呂才
秘書丞房玄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嘉運朝散
大夫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姚思聰
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時籠緗素則一字
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而有檢簡而不失同茲萬
頃騰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
畢勸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百卷
并目錄一卷二卷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
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
日月代明於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於躔次斯固墳
素之花圃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其道德爲家
者尚其變通緯文者尚其溥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義
文之文象俯觀有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
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唐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謹，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諺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鴉鳩彫卉，惹菽惑珠者哉。況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

四續可賞

卷十八 序

二二二 唐

勝則忠孝靡彰，逆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執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叙瑕疊之本末，紀誣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修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甘異志，改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不學者所
易文其節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
避去國輿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
喪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據
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
間天禍仍遭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
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廢以備損益於是
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李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
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
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

四續奇賞 卷八 序

二十四 唐

愛禮近古
可以風俗

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
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
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
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
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亥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率集
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
而諱為祭法舊典成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
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

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戚書以充
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禮字豐叔其伯仲
感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在平節公以儀範成家
道峻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
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
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
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戚書以充
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禮字豐叔其伯仲
感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在平節公以儀範成家
道峻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
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
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
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空宣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序

二十七 宋

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况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即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墾桑竹簞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執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
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
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弱爲材邪顧予何人亦
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

四續青賞

卷十八 序

二九 宋

聖
不

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
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
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
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
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
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
中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
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
夏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
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

修編劾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
下率不一二時臣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
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
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
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
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
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
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
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世蓋王者之訓在
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
閣下倬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
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序

三

宋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序

三十一

宋

三十一

祖而譜，遂太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于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子蓋將有從焉者。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
猶以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
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
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
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
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
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
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

四續詩賞

卷六

三十一

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
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
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歿而不
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
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
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
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
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
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非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

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
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各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比亦詩之
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
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
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
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
離騷離騷變而為賦譬註有沲乾肉為脯謂義不出
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陳沙言賦
捕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

四庫全書 卷十八 序

三十三

楚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
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誣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
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
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
卷新錄也使夫錄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
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
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漢書

離騷新序

未見補之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旣放攬楚辭廟鬼神之事以摠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占輿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

四續子實

卷十八

三六

宋

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爲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合十篇以爲九若溢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

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乎屈原文云鳳凰翔於
十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詒倣之也抑固
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
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
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
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
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
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
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
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

川續奇賞

卷十八

騷

三七

宋

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
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
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
序云十五卷經載食飲之類不入能入文於闕
楚辭經入思歸回以原詞首改闕又十五卷其辭
亦由其文義附致錄其公說錄之其改東野入楚辭
十五卷其辭之末句以與楚辭原詞對照其辭
十卷之辭與楚辭原詞對照其辭

變離騷序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
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人
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爲反離騷反與
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
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
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
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據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
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
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

四續奇賞

卷十八

三十一

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
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
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
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
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
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
五子之歌狸首之斑然蠶則績而蟹有筐佩玉藥兮
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悵悵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
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
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

非其文散

乃其情散

萬國幾可

元

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旣靡不足於風大言小
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
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楊雄
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闕衍于是乎極
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
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側隱規
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
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
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

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
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
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擊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
足嘉者也鮑昭長於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
以劉渢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臯一篇首尾楚辭
也未云雞聚群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
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
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

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
曰：群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况文不多約而可觀，問
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
其反招魂，斬斬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盡者，謹毛
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
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操，或宏傑自
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
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
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
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
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盡然為之，系其姓於祖
故正名以存之。

四續奇賞

卷十八

四十

而夫... 其... 外人... 太... 可... 故...

舊書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蠶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子
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
實羽翼六經于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
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于詩亡
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
先後以貴重原于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
侷詩成相篇故弁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
于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曾平公
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

四續奇賞

卷十八

騷

四十二

宋

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
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
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
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
七年矣而曾平公元年則楚淮王之十五年也若孟
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
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並矣雖史
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
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
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日叟不遠千里而來于時稱

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于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最爲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爲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四續奇賞

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洪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域域。

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爲躬躬之辭錄，則凡不至於爲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况言語趨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軀之。管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文甚佳然以柳劉比原以息夫躬形柳劉俱無涉嗟乎立言難

續楚辭序

晁補之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原自潛懷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此謂原雖與

四續奇賞

卷十八

騷

四四

宋

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沉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之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計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

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弁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

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叅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肯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好言之爲賢。毋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旣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

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忤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踴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

離騷新序下

晁補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自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爲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隳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

四續奇賞

卷十八

騷

四六

宋

難固說媿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臣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闕離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于淫小雅不能無怨諷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狂許止以懲不子之幅進首息以立奚齊

之禍夫苟息同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汗矣惟其死不後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群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劓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

川續奇賞

卷十八

四二

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姒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相知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言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旣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魏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

魏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魏以招魂為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魏以此為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寃。鬼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汗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魏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為露才揚己。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四續可賞

卷十人

歌

四八

朱



07209

終

豈端樂此。微遊哀已之寃。真真。而不可復也。故魏以此為荒淫。則夫。則之意。愈。則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寃。鬼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汗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魏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為露才揚己。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